



潘國森
翠袖乾坤
客聚
思旋天地
思旋
可有悔其少作？

已故著名作家柏楊先生的遺孀張香華女士公開宣布，柏老其中一部代表作《醜陋的中國人》將永遠停止發行，「江湖」上議論紛紛，或會寫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史「別開生面」一頁。看來張女士此舉是為了防止某些政治勢力借此書名來政治炒作。

這可就有點困難了！

書的本身在刊行之後就有了屬於自己的生命，不加印只能夠限制流通。書

仍在耶！不發新書，與作者本人宣布或內容過時，或觀點已變而回收作廢，是兩碼子的事。作者遺孀也只能按法律拒絕授任何重印與轉載。版權期限過後任誰都可以自由出版，所以永久之說恐怕不大靠得住。作家遺屬作為版權新主人只可以決定書的「經濟活動」，不能單方面廢除書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故此，筆者認為「永久停發」很難滿足張女士要的效果。你只可以不准教科書商節錄重印《醜陋的中國人》書內的章節，卻不可以阻止教育部門鼓勵學校講授此書的內容，並按他們的私意作政治詮釋。

回到《醜陋的中國人》，如果用較為嚴謹的邏輯；或近於食古不化、過度咬文嚼字的心態去看這書名，可以理解為作者講的是「全部中國人都醜陋」！但是用常情常理的話，則只是「很多中國人都醜陋」或「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中國人醜陋」；若要量化，則前者可以超過半數，後者可以低到一成至三成不等。在此只是提個約數幫助讀者諸君深切了解這件「怪事」的深度與廣度。

你用到「醜陋」這個詞語去形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一個籍貫、一個階層、一個專業，都無可避免引起這個群體成員的重視和反彈。《醜陋的中國人》這個書名，筆者認為當中或有宣傳推廣的深遠考量，假如曾有一絲一毫的濫誇誇張或投機取巧，作者當然要承擔任何可能的後果。讀者有時可以十分的冷酷无情，不論是有人惡意歪曲，或者作者行文未夠清楚明白而讓人誤解，最終有什麼不公平的不良後果，都得要作者自己承當。

文責自負呀！

杜甫說「文章千古事」，曹丕說「文章……不朽之盛事」，文字由「風行一時」，到「流傳一代」，再「永垂不朽」都有可能。誰能未卜先知？

你以中國人自居，卻去罵別的中國人醜陋，那麼你就是個「不醜陋的中國人」嗎？抑或是「美麗的中國人」？如果乘早就叫「醜陋的中國某黨人」、「醜陋的中國人張三李四」……不就省事了嗎？

柏老當年起這個書名，想必有市務考量，書名過長就不能有效「搶眼吸睛」；也許作者對數字、對邏輯不夠敏感。於是留下一個「爛攤子」給後人去「補過」。筆者認為書名有譁眾取寵的成分，先生若泉下有知，會否悔其少作呢？誰能預知將來事？才高如柏老都無法預見後世別有用心的人群，怎樣拿你の大作去「大做文章」！

文人一輩子高談闊論而不得世人理會，有時可能反而是件好事！萬一真有什麼差池，也不至於給後代讀者找霉氣。修辭立其誠，豈可有一絲一毫的輕忽？為免老來悔其少作，一字一句都非得慎重不可！



潘明珠

重視人才與教育發展

「知識改變命運」這金句，已經成為大家的至理名言。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的前列大國，人民生活脫貧致富，過着幸福的生活。眾所周知，其中因素是1977年恢復高考的良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重視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的治國良政所得的成就。

環顧今天的香港，特區政府和眾多家長對下一代的教育亦同樣重視，家長們尤為重視兒女能贏在起跑線上，而作出種種的幫助，在往常名校少，入學競爭相當激烈，家長們甚至如「孟母三遷」，為了兒女能入讀名校而搬家到所屬校網地區。今年在移民潮與出生人口下跌影響下，適齡學童入讀名校的機會增多了。

然而，也有出現學生不足，導致部分學校有剩額因此面臨縮班的情況，甚至要合併而被殺校。中學適齡人口也下跌了，最近教育局宣布由明年起，把具有51年歷史的龍翔官立中學與九龍工業學校合併，並於2024學年停止營辦。消息傳來，令社會各界人士震撼，尤其是教育界與學生、家長們都感到可惜與難過。

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認為不該以「殺校」方式應對學齡人口下跌。其實可以開小班教學來應付之。不但可以把握機會

加強教師與學生的溝通，而學生亦可有更多資源學習，多讀課本，提升教學質素，亦可維護教師的權益不至於失去教職。

香港大專院校眾多，其中可頒發學位的院校逾20間以上。歷史悠久的香港中文大學，共有9所書院，其中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教授與校董會及師生舉行聯合書院65周年慶祝活動，其中推出

「伴你同行——聯合書院65周年紀念品義賣活動」，目的為書院的學生心靈健康項目籌款，以「預防性」及「發展性」為導向，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同學正視情緒健康，這是相當窩心而有意義的事。

香港回歸祖國24年以來，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創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在此24年風雨兼程路，經歷了不少挑戰和社會問題。反思起來，香港青少年對國家認識及愛國情懷似乎並不足夠。歸根究底，各界香港人士都要加強對國家的認識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衷心期望教育當局加強學校包括老師和學生的中國歷史、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家安全教育等，培養老師和學生們都成為愛國愛港的良好公民，積極學習知識，為國家和香港社會作出貢獻。

得鎖麟囊知恩圖報

「種福得福如此報，愧我當初贈木桃。」這周日我觀賞了高志森導演的粵劇《鎖麟囊》載譽重演，精彩的演出，婉轉動人的歌聲，唱出戲中跌宕起伏的人生，也頌唱了感恩的快樂。

《鎖麟囊》這齣戲改自京劇，劇情吸引，峰迴路轉，現以粵曲加小曲演唱，同樣曲詞優美，幽幽動人。故事講述兩對照人物富家女薛湘靈和貧女趙守貞的人生起跌，二人於同一天結婚當日，薛之大紅花轎，與趙之破舊花轎在中途遇雨，大家皆於春秋亭暫避，貧女因感世態炎涼而啼哭，薛心生憐憫，把自己的鎖麟囊贈送給她。按當地習俗母親於女兒出嫁相贈鎖麟囊，內裝滿珠寶，以求天賜麟兒。

此劇多場戲以對照手法呈現，如嫁前選妝，春秋亭相遇，令兩女主角處境及性格更凸顯，人物塑造更立體。春秋亭遇雨這場戲，頗具象徵意義，暗喻人生有雨霧籠罩的陰影，但也有燦爛溫暖的陽光。人生總會遇到或大或小的難關，人的際遇，如天有不測之風雲，禍福變故，都是難以預料的，主角薛氏後因夫家未能守家業，致家道中落，薛歸鄉遇洪水，頓失依靠，輾轉受僱於盧家大戶當保姆……薛家小姐的大方饋贈，大喜大悲遭遇固然牽動觀眾情緒，但我對貧家女的性格及感恩圖報的精神，感悟尤深。

「得恩果千年記」誰容易做到？一朝發達而忘本者多，為感恩人施恩而永誌不忘，品德高而令人敬重。貧家女唱「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可見她樂天知命，即使欠嫁妝、沒大鑼鼓或富麗的花轎，也咬緊牙關出嫁去，不埋怨父母或命運。她的境況及風骨，引得富家女憐憫又欣賞，即矢志送贈寶囊。

貧家女不忘問恩人姓名，希望日後報答。她懂感恩、懂慈悲、努力，才會有所奮進，自強不息，改寫命運。

觀眾很易猜想到，日後的富戶盧家夫人就是從前的貧家女。在神壇三讓座一幕，盧夫人把重遇恩人的喜悅、興奮，演得淋漓盡致，她得人因果千年記，把鎖麟囊奉作紀念，多年不忘恩惠，知恩圖報，是個心靈美麗和值得敬佩的人。

幸福非理所當然，貧女趙守貞的幸福，是她感恩和奮鬥得來的。其實，我們看待生活中所發生的很多事時，經歷好事喜悅時，勿忘真誠待人，自我也許瞬間樂極生悲；人在體驗悲痛後，或會喜從天降。一個會知足、從容、樂觀感恩的人，即便遭遇各種困苦，卻依然因心靈強大而能渡過難關。

我與書香有個約會



賴春蕾

競走之樂

我工作時經常坐着，

變了姿勢，盆骨的酸痛竟消失了。

競走規則有兩大方向，行走時不得腳掌「騰空」與「膝蓋彎曲」，即兩腳不能同時離地，前腳着地時膝蓋必須伸直不得彎曲。在比賽時，這兩點要求極為嚴格，輕微犯規會收到黃牌，累積3張黃牌便成紅牌，嚴重犯規則會收紅牌，3張紅牌便失去比賽資格。

上述的王麗萍，她的奧運金牌歷史也是個遺憾故事。這發生在2000年的悉尼奧運，女子20公里競走項目中，教練等人都把希望寄託在向來表現出色的好手劉宏宇身上，更向另一健康不佳的隊員王麗萍暗示她只是陪賽的。

比賽時劉宏宇可能求勝心切，連連犯規，中途被罰離場，教練等人全都收拾物品陪她離去，忽略了王麗萍仍在賽道上拚搏。最終首個衝線的竟是王麗萍！她興奮地向在場的人揮手，但找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沒有人為她歡呼，沒能拿面國旗披身為國增光，她只孤單地高舉雙手一面難受地自行繞場！

直至一天在網上重溫前國家隊競走冠軍王麗萍的比賽片段，見她以左右扭動龍骨的姿態急步前行，龍骨活動度大，身放輕而不令膝受壓，姿勢美妙，我即時喜歡了這運動，認為適合自己。在尋找競步（又稱競走）資料時，幸運地得朋友介紹到全港最大型的競走組織「神行太保」學習。導師十分專業，很用心和仔細地教導我和隊友正確的姿勢和動作。傍晚時分和一大群老年中青隊員在偌大的運動場上練習，大家都活力十足，不徐不疾地在跑步徑上以優美的扭動姿態前行，身體「沉睡」的細胞都活躍起來，加上涼風送爽，實在是一大享受。學競走後，我平常走路也改

完全不同，這撥Z世代的真愛是國貨。

七十後、八十後喜愛歐美品牌的相當一部分原因在於「品質信賴」，而Z世代熱衷國潮，更重要的是看重「滿足情緒表達」。

第三個，對於國潮服飾，「愛國」元素很重要。相關例子一抓一大把，比如上文故事中「體操王子」李寧的同名品牌，創建於1990年，早年間曾巨額虧損，直到2018年出現真正轉機。那一年，李寧採用了以漢字書寫的「中國李寧」4個大字作為全新品牌標識，同時推出了帶有漢字Slogan的鞋，印着中國山水畫的衣服、用「中國」兩個字做大型花紋的服飾等，馬上受到了很多年輕人的歡迎。僅今年上半年，李寧品牌的銷售額已同比增長60%，高達101億元人民幣。李寧的雙胞胎還有個安踏，作為多次的奧運指定品牌，安踏有着王牌——「國旗圖案設計」，而這個王牌設計讓它們今年上半年銷售額同比增長了105億元，也在六成左右。

至於故事中女生提到的「就喜歡把『中國』兩個字印在衣服上的設計」，這個意向一出不得不提到吳京，以及他的「中國」運動服。前一陣，吳京穿着一件胸前印有「中國」二字的綠色運動服的照片爆紅於網絡，被改成了數不清的「愛國表情包」，同時那款梅花牌的老牌國產運動服也成了淘寶爆款，單店銷售過5,000件沒壓力。

很多年前，在「國潮」還只是「國產潮牌」的時候，小猩也曾是愛好者，更曾把很多本土小眾獨立設計師的品牌推薦給朋友，但近些年卻有些惶得不太好意思了。無他，一件衣服而已，若意義承載得太多，概念消費得太烈，又怎麼能放鬆舒適呢？

第二個，與七十後、八十後更偏愛

美國耐克和德國阿迪達斯等歐美品牌

許是缺少某些天賦，亦或是不感興趣，我不會打麻將、不會玩撲克，電腦遊戲也只是最簡單的連連看、消消樂，朋友們都戲稱我為「怪俠」。雖然迄今為止，我不曾作過什麼俠義之舉，她們只是調侃我的保守落後與偏執的不肯妥協。我所喜歡的，是一書在手，無懼春

夏與秋冬。遊走在字裏行間，品人間冷暖，看世事變遷，那散發着濃濃的油墨香味或是淡淡的徽塵味道的書香，最是讓我無法釋懷。

從小，我就是小叔最忠實的跟屁蟲。因為他總是四處收羅廢舊品，綴成長紙條作包裹鞭炮的材料。每當他收羅到一大筐廢品，我都會黏在他身邊，歡天喜地淘寶。而我的運氣總是很好，每每有驚喜出現。民間文學、《山海經》、上海故事、兒童文學……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貪心地挑了出来，不管新舊，殘破與否，然後一臉期待地看着小叔，央着他讓我留下來。如果少數的幾本，小叔一般都會很痛快地答應。但有時我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挑出的寶貝多得足以讓小叔心疼，便有些猶豫，不肯讓我都拿了去。在百般央求仍是無濟於事的情況下，我便席地而坐，一目十行爭分奪秒地把那些薄薄的小本的書先看完。然後才心滿意足地抱着豁免的寶貝回家細細欣賞。

有時時間實在倉促，小叔又等着那些紙品下料，我只好忍痛割愛，在小叔的再三催促下戀戀不捨地挑出幾本較破舊的書本，眼睜睜地看着它們在小叔的大剪刀下化成一條條的長紙片，心疼極了。它們會被裝上黑硝（火藥）、引線，然後再層層裹緊，最後被炸得粉身碎骨！想到這裏我不禁打了個寒噤，趕緊抱着剩下的寶貝逃也似地離開小叔。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籠罩在完全的悲觀當中。恰恰相反，儘管穿越者無法改變歷史，卻並非毫無作為。很多時候，穿越者都以協助者的身份干預歷史，甚至多數時候，他們都會去幫助弱者。儘管他們明明知道這個被他們協助的人最終必將失敗，然而，這種劇情正好彰顯了穿越者的正義。換言之，正是命運的不可改變，才突出了個人犧牲的必要性。而這時，人的精神主動性最強。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避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暫時逃避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無關的心態。穿越者不一樣，他身處迷局，必然強烈地感受到命運所受的牽連。這種代入感就成為行為和心理的一種考驗，使他的態度更有價值。

不過當前的一種新的穿越劇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慶餘年》當中的主角雖然穿越了，卻並非穿越回真實的歷史，因而作為命運的結局都消失了，結構的穩定性因此被打破。主人公攜帶着現代的思想和千年積累的文化，卻無需背負歷史的包袱，因而十分輕鬆。這種樂觀主義情緒和目空一切的英雄人設響應了個人作為絕對主體的心理。它的成功，不再是宿命與個人並存的成功，是歷史為我所用的成功。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避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暫時逃避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無關的心態。穿越者不一樣，他身處迷局，必然強烈地感受到命運所受的牽連。這種代入感就成為行為和心理的一種考驗，使他的態度更有價值。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避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暫時逃避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無關的心態。穿越者不一樣，他身處迷局，必然強烈地感受到命運所受的牽連。這種代入感就成為行為和心理的一種考驗，使他的態度更有價值。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避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暫時逃避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無關的心態。穿越者不一樣，他身處迷局，必然強烈地感受到命運所受的牽連。這種代入感就成為行為和心理的一種考驗，使他的態度更有價值。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避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暫時逃避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無關的心態。穿越者不一樣，他身處迷局，必然強烈地感受到命運所受的牽連。這種代入感就成為行為和心理的一種考驗，使他的態度更有價值。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避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暫時逃避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無關的心態。穿越者不一樣，他身處迷局，必然強烈地感受到命運所受的牽連。這種代入感就成為行為和心理的一種考驗，使他的態度更有價值。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避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暫時逃避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